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周轻鼎文献集



黄 艳 编

海外借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周轻鼎文献集

黄艳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许 江 钱晓芳

编委会成员：宋建明 胡钟华 王 赞 孙旭东 刘 正 姜玉峰 杭 间
高士明 尉晓榕 杨参军 杨奇瑞 龙 翔 吴海燕 王 澍
范景中 曹意强 杨桦林

责任编辑：孙丽英

助理编辑：辛 琛

封面设计：李 文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周轻鼎文献集 / 黄艳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3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ISBN 978-7-5503-1640-9

I. ①周… II. ①黄… III. ①雕塑—作品集—中国—现代②雕塑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J321
②J3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5298号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周轻鼎文献集

黄艳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2.25

开 本：710mm×1000mm 1 / 16

字 数：300千

图 数：135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640-9

定 价：118.00元

序 / 国美人格

国美校训箴言：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何谓居敬？“往圣采经典，先师垂教范。”一代代的先师行以垂范、言以规箴，跬成名校的学脉。这个传承不怠的学脉中，既见名师大家的文心使命、绝学精品，又涵他们的人格品类、气质神韵。美院伴山水名湖，守江南文山，一批批艺者聚合于此，成就名校事业，将个人的志节功业化在学院的大业之中，可谓不世出的缘分。此缘在湖山，在人气，在世代风华、人文跬积，让后辈总怀拳拳敬心。

国美建校将近九秩。回顾九十年，仿佛中华艺术教育的缩影，代代先师名家的身影叠映在历史的天际之上，伴青山肃穆、平湖风流，凝成西湖艺苑的人格范型。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首在孤山远志。八十八年前，国立艺术院借西湖罗苑，于湖山清明中创建。蔡元培先生乘周末之暇，来杭举办建院仪典，发表演讲《学院为研究学术而设》。从此，一代年轻精英会聚平湖，追蹑蔡先生的艺教理想，学术研究与国民美育成艺院圭臬。林风眠先生身负重托，面对一片贫弱的环境，将美育视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运动，践行中西融合的实验与理想。孤山虽清冷，却包孕着国立艺术院的青春激情。罗苑旁莅苏白二公祠，二公祠所依傍的后山，荒天古木，空谷回声。北宋名士林和靖先生梅林归鹤，就在此处。多少年后，一代禁烟名将林则徐罢官经此，祭扫同姓先贤，出私资修葺墓陵。杭州最后一任知府林启兴学有功，逝后杭城人在此建“林社”之筑。一脉林姓的史秩在林山中隐没，当年的林风眠先生于晨昏漫步、春秋眺望中，胸襟可曾洒落名士风流的逸习？但那湖山蕴含的高情远

致，一次又一次地催剥国美先贤的学术肝肠与使命担当，却是可以揣想与追怀的。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二特性是清波悲情。去年，我们为“世纪风眠”画展绘制《湖山清明》，遥想初建艺术院的一代名师立身湖畔的景象。但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师的命运，似乎都充满蹉跎，历尽坎坷。也正是这些传奇式的蹉跎，造就了先师们跌宕起伏的形象。一代名师吴大羽先生以其激情和卓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中负有盛名。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中，吴冠中先生曾代表学生们致以激情书信，诚心恳望先生回校教学。吴大羽先生既是画家，又是诗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生曾写下令人难忘的《别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的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诗写得如一尊朴玉，刚直坚忍，掷地有声。诗中漾着一种绝然，也沁着一份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知识分子凝血沁心的坦诚。正是这样一位赤诚耿介的艺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屡受坎坷。但也正是这份赤诚，这份坎坷，造就了上海石库门一方天井中的宠辱皆忘与韵致灿然，造就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抽象精品。曾有人以先生的遭遇自比，却全然无知于这悲情中的品节肝胆、诚心照人。

潘天寿先生亦是著名的诗者。他的诗沉郁雄强，识鉴高远。他最后的五绝，写于“文革”中的1969年，时在回海宁老家被批斗返杭的途中。诗写于一张灰色的香烟纸上，据说从地上拾来。“莫嫌笼絮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这是一个真正的诗者的控诉，字字血、声声怨。但中国诗人又始终心胸方正，襟怀容让，将痛切转向伤逝。接着他回望群山深处的饮水家园，在千山万山闪没的同时，悲心中的诗人仿佛一次远游，正

去看望四十年未见的朋友。此行之后，潘老再无诗作与画作，直至离开人世。如此的悲情，却又深埋着某种冥冥的天佑。潘先生诗中提到的四十年如若神箴。四十年后，杭州市的人民在他的墓陵上建造了诗亭，海峡两岸百余位诗人同声咏读他的诗篇。正是从这里，悲情成了一种人格的尺度，让我们丈量出天地之心的苍然与艺者的坚强。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三特征是湖风洒逸。这是一种诗性的品格。伴湖山既久，每日柳浪闻莺道上行走，湖光烟波相映，使人玩赏流连、感绪万千。当年一本《艺术摇篮》中，将孤山岁月写得最具诗意的正是朱金楼先生的《孤山忆旧》。朱先生才华横溢，仿《西湖梦寻》笔意，将20世纪50年代的外西湖写得干净洒脱，直若西湖盛景：“春雪初霁，驱车白堤上，在断桥遥望孤山，银妆素裹，风姿绰约，倒影映入里湖，清静如雪莲……”“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云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

论画风洒逸，肖峰先生自是典型范例。肖峰先生早年“红小鬼”，后入美院习画，20世纪50年代留苏，“文革”深受冲击，可谓九死一生。但却从来乐观，始终溢满激情，美院重大节庆，总希望听他昂扬激荡的声音。他的油画以色彩名世，晚年多画大江风帆，既写往昔怀想，又发烟波江上的诗意。舒传曦也是20世纪50年代留欧的名家，当年碗口大小的木版插图，竟有十数人好刻，且表情逼真，神采生动。“文革”前的线面素描，引领学院教育变革。晚年完全转入中国画。他的风竹逸气飘洒，横锋错金，最是典型的士风通脱。他的青松白梅，罩着郁郁冷雾，松针梅朵都发自烟云中，愈见高情远致。

年前去看望韩黎坤先生。长期以来，韩先生体格健硕，性情爽朗，是最令我们亲近的人。此次相见，韩先生虽有些清瘦，却依然精神矍铄，从中国的甲骨文字到江南水印木版，从教学改革到东方版画的博士培养，思绪汪洋，机锋勃发，并随机拿出百余张文字刻版、书票印章。看着他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真让人感受到质直庄重的人格之美。

国美的先师，有血有情；国美的人格，有范有型。他们的著述和艺术是中华文艺的瑰宝，他们的人格品节更是国美学脉的精神底色。值此学院八十八年米寿之际，我们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一套是《学脉文丛》，收集国美校史上各位先师名家的相关文献、精彩佳作；一套是《艺苑问史》，收集学院重要历史事件、系科发展历程等的相关文献及专题著作；另一套是《名师典存》，辑录包括今天仍在工作岗位上有全国影响的名家名师的主要文论，充分展示“擘精技同艺，放怀诗与想”的会通传统，呈现国美艺术东方学的传承跬积和时代高度。

吴大羽先生生前曾说：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国美的先师，我们或心仪或相识，但作为学脉传承，整体人格，我们息息相通，永无别离。

许 江

2016年4月9日初稿

2016年4月19日二稿

目 录

一 生平.....	001
我的生活道路(节选)	003
我的生活道路.....	006
周轻鼎:《回忆录》 周轻鼎 杨成寅	012
巧手塑造群兽雄姿——周轻鼎教授创作许多动物雕塑 钱江	036
另一个“动物园”——访动物雕塑家周轻鼎教授 李贵樑	039
洁白晶莹 徐开垒	042
憔悴身心泥塑人 薛家柱	055
艺术家迎春 徐开垒	058
怀念我的老师周轻鼎先生 傅维安	061
动物雕塑家周轻鼎 徐凡	068
鞠躬尽瘁为雕塑——缅怀周轻鼎教授 傅维安 奚鹤鸣	077
暴风雨前的平静(节选) [法]戴妮斯·李·勒布雷顿	082
神奇的造物主——动物雕塑家周轻鼎 薛家柱.....	085
《周轻鼎谈动物雕塑》后记 杨成寅	108
冷加工·热处理——忆程曼叔、周轻鼎教授 何燕明	113
周轻鼎教授三四事 张季友 李宇翔 徐帆	117
走到“鸡毛信”前:孤山北麓曾有“鹿苑” 佚名	120
我的雕塑老师——周轻鼎先生 张祥水	122
《周国桢传奇》(节选) 石奎济	124

著名动物雕塑家周轻鼎1981年在郴州 佚名	149
周轻鼎与龙泉青瓷 吴向东	152
怀念老友周轻鼎 曾竹韶	157
二 作品	159
三 著述	203
动物雕塑笔记	205
周轻鼎谈动物雕塑 周轻鼎 杨成寅	213
四 研究	291
给动物以“人”性(节选) 金立	293
《动物雕塑》简介 严波	294
传神 传情——动物雕塑欣赏 曾路夫	296
一个雕塑家的故事 张世楷	298
良好的榜样——记动物雕塑家周轻鼎教授 张祥水	302
《周轻鼎动物雕塑选》前言 傅维安	306
周轻鼎的动物雕塑艺术 傅维安	308
《周轻鼎谈动物雕塑》序 杨成寅	310
《浙江美术馆藏周轻鼎作品集》前言	322
聊有余响(节选)——记曾经开设多年的动物雕塑课 傅维安	327
附录	331
周轻鼎艺术年表 黄艳 周逢盛	333
编后记	344

一 生平

我的生活道路（节选）

.....

流落国外

我生长在湖南一个交通闭塞的地方——安仁。由于家境困难，我只上了三年小学，就没有机会再读书了。由于我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喜爱用泥巴捏老虎、狮子等小动物，因此，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到外地去，拜个老师，学习动物雕塑。一九二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向家里人告别，那时我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我的父母问我三件事，当时我没法答复：第一，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不知道；第二，问我出去做什么？我说不知道；第三问我几时回来？我还说不知道。就这样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离家后，我靠一个在东京的朋友（留日官费生），设法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到了东京，进了日本川端画校学习。后来又因生活困难，离开东京到了仙台。“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形毕露。我们有些爱国的华侨和留学生集会表示抗议，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引起日本警察的严密注意和监视。为了安全，我在岳父（日本仙台华侨）的帮助下，离开了日本到法国巴黎。我和我爱人刚结婚只有二十天，就离别了。

.....

一九四〇年德军占领巴黎，我逃到里昂，幸而认识了一位雕塑家。他对动物雕塑很有研究。我与他一道做了五年研究工作。在这段时期，算是捞到一点东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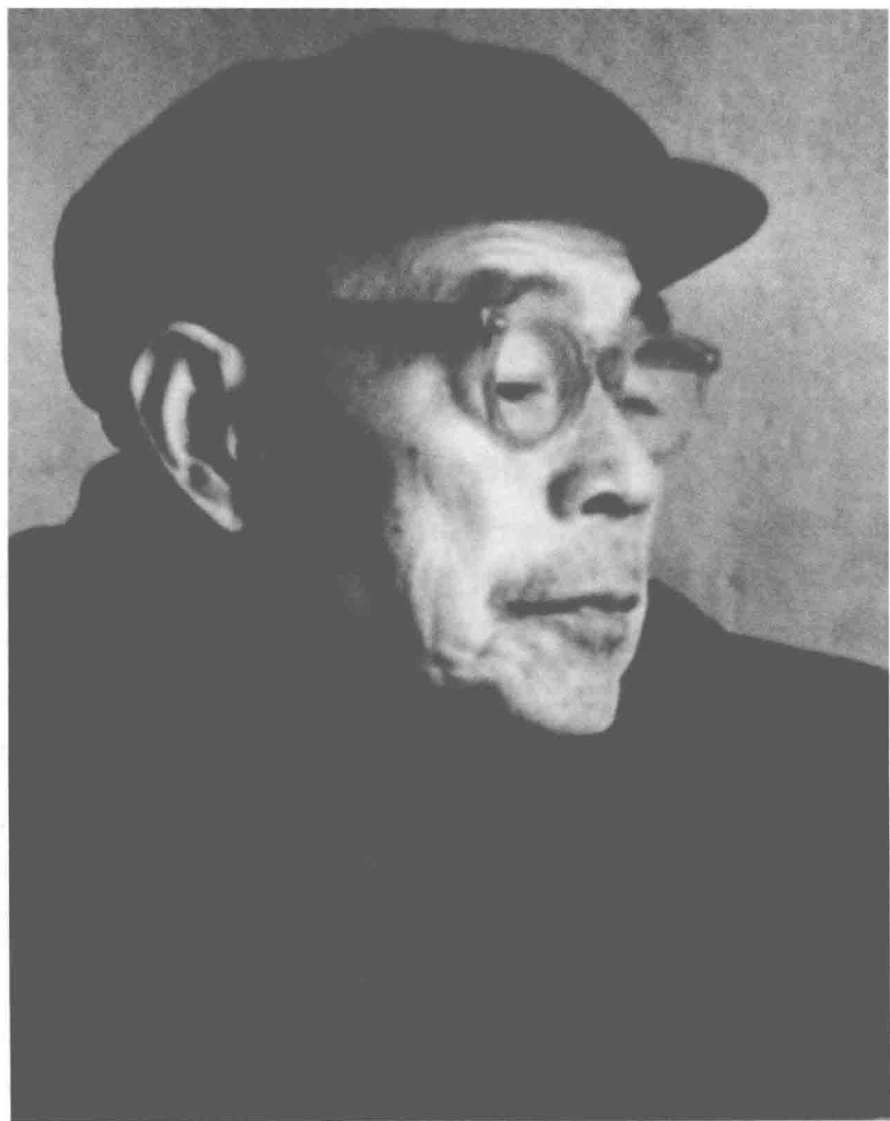
百感交集的伟大时刻

.....

党也救活了我的一家。我和我爱人在日本仙台结婚后只有二十天就离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断绝，中间有八年时间，我们没有通信。一九四七年我爱人来到杭州。我们离别十八年，她也经历过多少苦楚，面色憔悴，相见时几乎不相识。一九五一年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生孩子进协和医院。当时她年已四十二岁，生第一胎，加上高血压，又是早产，情况相当严重。医院同志们非常负责，院长亲自临诊，几位有名医生会诊。他们说：“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抢救出来！”经过特种手术，他们终于把母子二人救出来了。这多么使人感动。我的小孩现在已上小学六年级了。每次我去北京时，总得在协和医院门口站站。我从内心发出感谢，感谢党救活了我一家人！

.....

原载《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



1978 年的周轻鼎 图片由叶玉提供

我的生活道路

惨雨凄风离故乡，双亲问我去何方？扁舟飘荡漫长夜，直到知非见太阳。

一则消息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留法卅年老工程师郝贵林失业自尽。”

为什么要提起这条消息呢？因为郝贵林是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和我一起从巴黎回到重庆的。他在法国留学和工作了三十二年，擅长制造飞机、坦克等机械，素为法国工程界所重视，曾经担任法国巴黎雷诺工厂大领班及比斯纽斯兵工厂工程师等职。这次回国，一心想把所学到的本领贡献给祖国的工业建设。想不到回国后长期失业在重庆，穷愁潦倒，在极度悲愤、失望和困苦的情况下，终于自杀而死。

郝贵林的遭遇，正是不少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共同遭遇：虽然满怀爱国热情，想为祖国出点力，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无法生活下去。郝贵林的自杀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血的控诉！这件事算来已经时隔十七年了。可是，每想起来就使我联想起前半生那些悲惨的日子，也使我感到生活在新社会的幸福和温暖。

无处寄身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这些久居海外、寄人篱下的留法穷学生

欣喜若狂，有的人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我们是多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建设祖国啊！我和老工程师郝贵林，还有一位姓马的音乐家一起乘飞机回到了重庆。

可是一到重庆，我们就失了业。开始，我们住在校道口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实际连个猪栏都不如。许多人挤在一个又潮又脏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后来又搬到临江路“中法瑞比同学会”去住。睡在地下，被子脏得铁光油亮，没有饭吃，也没有人来过问。我们只好到国民党教育部去交涉。可是那些正热衷于争做接收大员的国民党老爷们，哪里管我们这些人的死活！我们每天只好像乞丐一样，四处寻找工作，但是每天三个人从外面回来，总是同样苦笑着摇摇头。今天卖了表，明天卖件衣服，卖光了带回来的东西，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郝贵林工程师就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夜在重庆中央公园自杀了！他在遗书中悲愤地写道：“可叹：学会一身本领，无可展身，困渝地，寸步难行。衣裳物件卖尽……现在无路可走，只得死命报国。”

这件不幸的事，真使我又难过又气愤，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连这样宝贵的人才都不能给以寄身的地方！这使我更加心灰意冷了。不久，那位音乐家仍回到巴黎去了。当时我曾想回巴黎，可是我又想起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受的歧视、侮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讨饭也不到国外去了

我是一九三〇年由日本转到法国去的。那时为了能吃上口饭，学点东西，真是连牛马都不如。为了拿几个钱吃饭，我不得不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身，骑着胶轮车子跑十多里路到巴黎郊区的波罗尔中国人开的豆腐店里，装上豆腐和黄豆芽，天亮时到巴黎沿街叫卖。然后，八点钟赶到学校里听课。就这样还远远不能维持生活，只好各处去包揽事做，给资本家擦地板、擦门窗、打扫院子，什么都干。有时主人搬家，一幢房子要擦上一天一夜，连觉也不能睡，累得像生场大病。但是也只能拿到一百多个法郎，勉强维持

三四天的生活。有时候人家盖房子，我就去搞点装饰雕塑，有这样的活做，那就谢天谢地了。有些时候找不到活，那就只得饿肚子。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送豆腐给一家中国饭馆子的时候，那里的服务员对我说：“老周，饿肚子可不是办法，你以后带只罐子来，我把客人吃剩的东西给你盛上些，回去热热吃吧。”从此，我每天送豆腐时，带着一个罐子，讨些残肴剩饭来填肚子。和我在一个工作室学习的同学滑田友（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有一次，饿昏在巴黎的地道车站里。那时，有些留学生，实际上就是过着这样的叫花子生活。

刚到巴黎不久，我和冼星海同志都住在山维舍尔大街八号。我们每人住了一间只能搭上一张床的阁楼。冼星海同志连拉小提琴都伸不开胳膊，只得把身子探到阁楼外面拉。他白天去学音乐，晚上就到巴黎的小饭店、酒吧间去拉提琴，拿着帽子向人家讨几个钱来维持生活。就是住这样的房子，也付不起房租，住了一年多，我们只好搬了家。我搬到一个九层楼的亭子间上去，他搬进了一个大杂院住，有时他还帮我卖豆腐。在巴黎，那时只有几个穷学生才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至于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子弟，那些到外国镀金的阔少爷们，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更不用说和我们来往了。

巴黎号称世界“花都”。可是这是资产阶级、流氓、官僚政客们的花都，劳动人民哪里有份呢！就在这现代化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巴黎，我却连电灯都用不起，只能点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为了节省油，把一条灯芯剪去一半用。所以，有些同学把我住的地方称为“半灯楼”。我在这个“半灯楼”里整整生活了七年。屋顶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人在里面只能弯着腰活动。这根本不是住人的，是房客放东西的地方。每逢下雨下雪的时候，滴滴答答地漏水，只好彻夜不睡。那时候连理发也没有钱，我们几个穷学生只得替换着你给我剪，我给你剪。

生活上的艰难还能够勉强忍受，精神上的侮辱，就更使人气愤、痛苦。现在有些人也许体会不到没有一个强大祖国的痛苦，可是，那时候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人，真是受够了人家的欺凌。那时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就公开耻